

哲夫文集

卷十



杂

色

爱情鳄鱼的眼泪

CHANGJIANGWENYICHUBANSHE

长江文艺出版社

哲夫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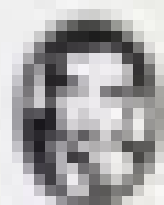
杂色

爱情鳄鱼的眼泪

ZHEFUWENJI

ZASE

AIQINGEYUDEYANLEI



人木



THE JAPANESE WOODS

THE JAPANESE WOODS

THE JAPANESE WOODS
A BOOK OF
THE JAPANESE WOODS
THE JAPANESE WOODS
THE JAPANESE WOODS
THE JAPANESE WOODS



杂

色

爱情鳄鱼的眼泪

396866

Ad 80/70

(鄂)新登字05号

哲夫文集 · 卷十 杂色 爱情鳄鱼的眼泪

哲夫 著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谢 将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版 次:1997年10月第1版
字 数:460千字

印刷者:湖北省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插页:2 印张:20.125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5354-1525-3/I · 1200

定价:29.80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序

雷 达

哲夫是位创作力极旺盛的青年作家，九十年代以来，他的书颇为广泛地行销于民间，其中尤以《猎天》、《猎地》、《天猎》、《地猎》等长篇小说火爆于书肆，风行于一时。有人视他为通俗小说家，或畅销书作家，其实不尽然，他是介乎纯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的，以通俗文学的躯壳，包裹着严肃主题的作家。他原本也是晋军中擅写乡土题材的一员，但他后来游离了出来，转而面对环境保护方面的大题材，以探索文明的代价，生命的兴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的生存状态及其出路等问题为主要目标了。他的这一转移，证明是适宜于他的个性和潜能的，他不但就此激活了原先的积累，而且开出了新思路，幻变出了许多更具时代色彩和哲理意味的新形象和新故事。

我是在多年前，因为读中篇小说《长牙齿的土地》而认识哲夫的。在那篇小说中，哲夫对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命运有出色的描绘，作品中流溢着令人感喟的苍凉和奋争。继而又在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大刊物上，读到他的《船儿也曾有过舵》、《蝴蝶标本》、《鱼虫》等作品。我感到，哲夫是位在生活和艺术上都比较扎实的作家，缺点似乎是还不能充分地舒展艺术的翅膀。以后的几年，哲

夫转向了长篇小说写作,他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我指的主要是他的生态长篇小说的系列。“生态小说”是目前国际上很热的一种题材和样式,在我们这里却不多见。哲夫通过他的一系列长篇,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命题:由于人类,尤其是现代人,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和贪婪占有,使人类自身变成了一个毒孩子,要想延缓生态危机,要想保护人与自然的健全发展,首先必须洁净人自身,排除毒素,回归本性,只有人类彻底觉悟了,荡涤了恶浊,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维护生存环境的清洁,人也才会有美好的前途。这当然算不上多么高妙的见地,但当它以艺术形象呈现出来时,将是多么地令人震惊并促人深思啊!

哲夫的这部文集,除了长篇,还有中篇、短篇和散文等,集中展示了他二十多年写作的全貌,对他来说是一次继续前行的总结,对注意并喜欢他作品的读者,则是一种便于集中阅读的方式。我对目前中青年作家纷纷出版文集一举,本来是持有异见的,但事实使我的看法有所改变。“文革”前,只有极少的几个文学大师才能出版文集,文集无疑具有很高的经典性,现在自王朔文集畅销以来,其势浩浩而不可挡,文集已成为出版的大众化、市场化的一种手段。人们购买文集,一方面是市场效应起作用,另一面也不可否认,是文集原先的经典性在暗中起作用。我希望于哲夫的,是在文集出版后更为出色的表现,文集不是也不应该是终点。

1997. 6. 6.

目 录

序

雷 达 1

杂色

哭泣的骆驼与沉默的撒哈拉	1
月饼	8
元旦自话	10
生死之争	12
循着心的轨迹	15
多山的山西	21
南北风	24
第三者是小女人	28
“桃”之夭夭	34
好运气	38
美在这里散步	41
失落的文思	45
伸展你的触须	49
“酒神精神”与“迷狂状态”	51

水果湖	54
看山	57
看海	61
猪大肠及其它	66
樱花梦	71
北海渔夫曲	74
出水再看两腿泥	77
潇洒人生	81
让我们一同开庭	84
我所有的世界	87
美丽的星空	96
杂色	108
我为什么写黑色生态系列	113
文学和瓶酒	125
老河的忧郁	129
名人十问	135
阅读自己	137
悲剧理论的新拓展	140
吃点味道	142
羁绊与习惯	145
不谈“烟霞”只说“岫”	149
小议中国语言的西化倾向	152
创作之始	155
该有一门“简单美学”	157
卞和璞·和氏璧·蔺相如	160
《黑雪》创作谈	162
文学之缘	167

“晋商”和“走西口”	169
引黄——再造生命的绿色工程	173
与《绿歌》共语	175
我与《毒吻》	178
人生与消费	180
我的创作与民间文学	183
一叶而知秋	186
冬天,耐力的比赛	188
方头与圆头	192
有感于斯文	197
白化病和中国人	200
河背上的马鞍——风陵渡	204
书趣	207
书痴	213
处女说	220
白色的越位	225
心役	228
书商捣鬼移花接木	232
不幸的苍蝇先生	239
万里之行 始于足下	244
戏说文苑	248
偷来的学问	253
没有岸的河流	255
名人自白录	258
我的自白	261
我说电视	266
准备打官司	268

好男好女与好花好朵	271
人所不欲,勿施于天	274
劝人吃药	277
跨省出征	279

无力拥抱

之 一 无力拥抱	283
之 二 美丽的悲剧	287
之 三 男刺猬与女刺猬	291
之 四 有罪的拥抱	296
之 五 水族中的花朵	302
之 六 绮丽的虹彩	307
之 七 银龙之死(上)	312
之 七 银龙之死(下)	315
之 八 麻将龟的命运	319
之 九 逃走的虎皮鹦鹉(上)	324
之 九 逃走的虎皮鹦鹉(下)	328
之 十 画眉深浅入时无(上)	332
之 十 画眉深浅入时无(下)	336
之十一 人儿鸟儿都好逮(上)	341
之十一 人儿鸟儿都好逮(下)	345
之十二 无奈人生奈百灵(上)	349
之十二 无奈人生奈百灵(下)	353
之十三 送来送去的猴子	357
之十四 猴子成了夫人	361
之十五 人类和宠物	366
之十六 夫人给我下马威	371
之十七 建立人猴友好关系	376

之十八 聪明的夫人	381
之十九 夫人成了个麻烦	386
之二十 与夫人一起散步	392
之二十一 送走一个大包袱	397
之二十二 没有人说不	403
之二十三 寻找自然胜境	409
之二十四 消费大自然	414
之二十五 治愈都市病	419
文学自由谈	
之 一 文学和鲫鱼	425
之 二 文学滚不过雷区	430
之 三 文学大菜和厨子作家	435
之 四 徐捷和他的《嬗变》	440
之 五 切忌买椟还珠	443
之 六 痒处与痛脚	446
之 七 顾此失彼	456
之 八 雪泥鸿爪	463
之 九 青春说话	472
短篇小说	
诗人	481
马王	490
羊吃草	492
大海的俘虏	500
中篇小说	
摇曳的黄菊花	511
太阳和月亮	548
诗 歌	

爱情、鳄鱼的眼泪

575

哲夫和他的作品(代跋)

周梅森 629

哭泣的骆驼与沉默的撒哈拉

元月五日晚七点二十五分左右,电视台的播音员忽然很仓然地告知我们说,台湾女作家三毛在住院期间缢死在浴室,终年四十八岁。

我与三毛非亲非故,自然说不上有多大震动,更谈不上有惊悉噩耗的痛苦状了。我只是奇怪和惋惜,好端端地为什么要自缢而死?一个卓有才华的很不俗的女作家,犯得着这样么?难道三毛怀了很深的心思,想以自己的死来赚取世人的嗟叹和惋惜吗?或是以死来抗争什么,证明什么抑或暗示什么?

我不知道。大约除三毛以外,谁也不会知道真正的原因了吧?

一间不很大的屋子铺着地毯,地毯上又铺了一块淡雅的花

布。花布上随意丢几个颜色同样淡雅的丝棉坐垫和靠垫，置一张小巧的漆几。三毛穿宽松的家常衣裙，端端坐在小几前，使双手托了腮，肘支着小几作沉思状。三毛的额头饱满而光洁，散披的黑丝绒般的秀发自然垂落肩背，环抱丰润的脸颊；不大不小的眼睛亮亮的，亮出些忧郁、善良、渴望、孤单、顿悟、知足、滞涩、不满意、无所谓、有所谓等等一大堆矛盾而又繁杂的内容。三毛的鼻子很丰隆，嘴唇也很丰厚，微微抿着一丝笑意。三毛的整张脸是暖调子的，脸形和神情使人联想到神秘地永恒地微笑着的蒙娜丽莎。

记得几年前，读三毛的作品，三毛在一篇文章中耐心地教人们如何将一间不大的房间布置得舒服而且有趣，她说最好不要在屋子里放床，只铺一块印花布就够了。想来三毛也一定这样布置自己的房间？初次见到三毛，三毛在撒哈拉沙漠的景前站着，很友善地瞅着我，嘴角抿一丝看不见的笑意。那时我便说与人们，三毛很像那个永恒微笑着的女人。

三毛从撒哈拉沙漠跑到大陆，颇受大陆人青睐，尤其是那些大学三四年级的学生，读三毛的书比攻学位还下功夫。三毛走入大陆似乎还结了一个伴儿，那就是琼瑶女士。高中学生读琼瑶成为一大时尚，醉心的程度超过了考大学。大学当时流传两旬口号：一二年级读琼瑶，三四年级读三毛。其实，三四年级也有人读琼瑶，一二年级也有人读三毛。只是大凡已修炼至一定火候的学子，大都倚重三毛，偏爱三毛，读琼瑶是为了消闲，读三毛是为了修炼。

琼瑶深入千家万户，三毛只止于知识阶层。琼瑶以绚丽见长，三毛以纤秀著称。琼瑶铺陈营构青春的梦幻王国，昭彰人生的美妙与不如意。三毛则搬取撒哈拉于人世，以稻草人青苹果点缀，建起成年人的沙漠童话王国。

三毛数次出现于撒哈拉大沙漠，对沙漠有着很深很深的理解和挚爱；沙漠似乎也挚爱三毛，给她一个一个故事，酬她以成功。三毛靠写撒哈拉大沙漠而著称于世。每每提起三毛，人们总会联想到撒哈拉沙漠；似乎三毛便是撒哈拉，撒哈拉便是三毛，二者已不可分了。

撒哈拉是一大片沙漠，而三毛却是一位端丽的女性。二者似乎很难联系在一起。也许三毛心里的撒哈拉不是一片沙漠而是一个她所神往的雄性吧？反之，撒哈拉心中的三毛也不是一位端丽的女性而是一片很神秘的沙漠吧？三毛眼里的撒哈拉不再是无灵性的沙漠，撒哈拉眼里的三毛也不再是单纯的人类，三毛与撒哈拉以一种特殊的生命形态相知了彼此。

三毛骑着骆驼行走在不毛的沙漠上，给荒凉如秃头的沙漠至少插上了三根绿色的头发。人们所以喜欢三毛的作品，大约就是因为心里也有那样一片需要插上三根绿色毛发的沙漠吧？琼瑶又何尝不是如此。所不同的是琼瑶给人们的是一座虚幻的海市蜃楼，而三毛给人们的是三根可以吮出汁液的实实在在的绿色小草。高中学生们捧读琼瑶像捧一瓶可口可乐，一支变色唇膏，一管魔术焰火弹。大学生们咀嚼三毛，消化三毛，像嗑一包台湾日月潭瓜子，含一颗进口话梅，咬一筒巧克力三色牛角冰激凌。成人们则不同，读琼瑶读出已逝岁月的苍凉，黯然销魂，露出一个沙漠也似的伤口。三毛不这样，三毛只默默地在那伤口与沙漠上植三株小草，以娓娓的絮语细细密密地修补破损，用淡淡的润泽的情愫去粘合蠢动的沙粒和怨艾的尘暴。

琼瑶心中是否也有一片沙漠？我不知道。三毛心里有一片沙漠则必定无疑。三毛心里的沙漠也许比撒哈拉更大更荒凉，更需要有绿色行走，清泉驻足。所以三毛才会巴巴儿地从撒哈拉走到大陆找张乐平老先生，为三毛寻一个慰藉，为沙漠觅一个理

解。

三毛之所以用张乐平老先生笔下那个流浪儿做自己的笔名，也许有很深的心思吧？那个男孩的三毛在大陆流浪了许多年，也许现在还在流浪？而这个女性的三毛则在撒哈拉大沙漠流浪了一生，似乎并未结束。

以心的沙漠去知沙漠的心，以沙漠的心去理解心的沙漠——三毛匆匆离去似乎便可以有一个恰当的答案了。只是没有人愿意说出这个答案。只有撒哈拉大沙漠上孤单的骆驼在落日的映照下拖着一个巨大的阴影。跋涉不停，疲惫的杯盏大的铜铃在颈下叮咚叮咚地已响了四十八年，终于解脱，终于绝响，终于跌落在沙丘上如一闪即殒落的光明，若一串寂然的声音。

于是便留下一个遗憾，留下一个惋惜，留下一声嗟叹，也留下了一堆思索。

三毛不属于三毛而属于沙漠。不毛的沙漠自从拥有了三毛才生出几许俊俏。三毛是沙漠天荒地老的广阔额头上唯一生长的三根绿色的有魔力的骄傲的金鸡毛，人世一日有撒哈拉便不可一日无三毛！

这便是沙漠珍视三毛的理由。为了这个理由，三毛不得不继续存在下去。至于三毛是否真这么重要？也只能问撒哈拉，三毛只对撒哈拉重要，若不存在撒哈拉，只有伊甸园和锦绣谷，那么三毛就不重要了。

我有一位女同学，十分十分崇拜三毛，而她的模样与妆束，竟与三毛很相似。她读尽了三毛的作品，也发表不少与三毛相仿佛的作品，一段时期很走红。有次我们坐车，她对面坐个粗人，咳嗽、抽烟、搓臭脚。吐痰吐脏了她的裙子，她涨红了脸却没有争吵，只悄悄用卫生纸擦干净。过后她谈起，很迷惘也很烦恼，她说她一直梦想过一种优雅的生活，但总也优雅不了。不是她不优

雅，而是生活不让她优雅。过后她走了，到外国去了。可我知道外国也未必能优雅到哪里。她也许最终会绝望，绝望的方式和内容是否同三毛一样？那就知道了。三毛不居住在大陆而居住在台湾，可她仍然在浴室挂起一根绳子，绳子绕成一圈——而圈在数字王国里只代表零。

萨特也好，海明威也好，杰克·伦敦也好，川端康成也好，事业够成功，生活够优雅了吧？可他们一无例外选择了生命的人为的终结手段，或准确地讲是三毛选择了他们直截了当的遁世法。三毛的苦恼是否与他们相类似？想来一定有共同处。因为他们的苦恼和三毛的苦恼说穿了都是人类的苦恼，并不仅仅是属于他们自己。

三毛虽然算不得一个女巨人，可三毛毕竟靠她对人类怀有的真挚的爱和人类意识或人类憎爱分明感，赢得了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读者，也赢得了广大的同族读者的挚爱。

细想起来这似乎很荒唐可笑，小小一个台湾，不动一兵一卒，只派出三毛和琼瑶两个女人，便横扫千军，如入无人之境，一夜间占领大陆书市达数年之久，至今余势不衰。这实在让大陆几千名专职或业余的作家们齿冷心寒，心灰意懒，相对无言了。琼瑶现象，三毛现象之后，接着是金庸热、古龙热、席慕容热，往后该谁家热姑且不论，反正看情况总也轮不到大陆作家热。虽然热门的大都是骨肉同胞，不是香港男人便是台湾女人，到底让大陆的文化人咽不下这口气，抚膺自愤却又无可奈何！

当然，这只是几句闲话。文化也好，文学也好，其实总归都属于人类共有的财富，原本不该分什么彼此。

三毛文品很清逸，据说人品也很清逸。每日坐在桌前读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函，捡取要紧的回信，娓娓地叙谈；或给年轻朋友一个理解，或给陌生远地客一个明慧的劝告，或将一堆问题